



后 洼 雨 事

王 巍

雨缠绵绵绵落了两日，龙峰后洼的山梁泡得软塌塌的。坡上被雨水冲出道道黄泥沟壑，浑水顺着蜿蜒山径往下淌。这片山陡土薄，是村里重点监测的地质灾害点，连阴雨天最易滑坡，村干部的心，跟着淅淅沥沥的雨丝越揪越紧。

街道办、村上的干部蹬着深筒雨靴，踩得满裤脚黄泥，一趟趟往山上赶，挨家劝说大伙搬到村里幸福院集中避险。可这事，远没有嘴上说的那样顺当。

后洼最里头一户院里，根娃老汉攥着磨得发亮的旱烟袋，眉头拧成一团疙瘩，嗓门不由抬了几分：“说搬就搬？坡上芭谷正要灌浆，院里的鸡鸭鹅、看门的土狗，丢在家里谁照看？”

老伴揪着布门帘走出来，连连点头附

鹤 舞

喻永军

年轻的画家爱上鹤，是一个秋天的事情。当时，她去碧山下乡，碧山离县城60公里。

那天早晨，她去村委会开会，路过一片水田，忽然看到一只鹤。一米高的个头，细腿、长颈、尖喙，头顶露出一片红色的皮肉，那鹤是从朝阳朦胧的远处落下来的，秋天的水田到处是残梗败叶，却安静异常。它旁若无人地轻扇了两下翅膀，用喙在水田里安心翻捡食物。不一会儿，远处又轻轻落下来三只鹤。

画家看得出神，不敢惊扰，以至于忘了时间。她一摸身上，竟然忘了带手机。晚饭在村委会大灶上吃了，回到住处，她忙了起来。那个画面太入心了，她想拍照留作纪念，也可以研墨写生。她细心检查手机，连接电源充满电。她想第二天继续走那条路，那里有几株近百年的垂柳，她就藏在树下拍照。但事情并没有如她所愿，计划被一份报表冲散了。她被安排送报表，回了一次单位。她只好将时间推迟到了周末。

她学的是国画中的山水，技法上研习小写意。县内的乡镇她都去写生过，只是碧山镇没有去。因为她小时候在碧山镇长大，贫穷和失去亲人，她的心留着一块不能轻易触摸的地方。她想过它，梦过它，念过它，但从来没有走近它。十五岁前，她放过羊，寻过猪草，收割过庄稼。那时候上学，背着干粮翻山，操近路去县城读书，她只是感觉累，这条山道是用石条一级一级砌上去的。据说，她的祖上曾是个运粮的商人，曾经为山所困，跌了不少跤，耽误过时机，发达后便出银钱修了这条山道。到她父亲的时候，家道很是中落。到她，更是一无所有。

童年与少年止于那时候。前湾的湿地上没有鹤，她不知道。那时她很少在那几棵柳树下望着前湾出神。她不知道，她前天遇见的是四只灰鹤，而在这个秦岭湿地的候鸟迁徙通道上，还有白鹤、丹顶鹤，有时还有珍稀如大熊猫的黑鹤。

鹤落下来的瞬间，她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她看看四周。她意识到碧山是自己的故乡，这是一个美好的瞬间，让她产生了创作的冲动。艺术是抚慰精神的，现在她是一名画家。

她计划的第二天拍鹤的行程没有如期进行。第二日，单位姓月的女馆长细声细气地通知她，将她下乡地点调到了涡镇。

接下来天气一天冷过一天。她也知道，候鸟已经迁徙了。她白天上班，晚上和周末在画室待着。她很勤奋，画室里的地上、墙上都是习作。她小有名气，在圈子里很低调。有时卖出的画品多了，收入尚可，她就找机会约朋友喝茶。

有一次，她在县城中学门口遇到姑姑家的儿子，小她11岁，她请他吃了顿饭。告别时，她忽然对孩子说，你知道鹤吗？孩子睁大眼睛看着她。她补充说，碧山有鹤呢，我去年秋天见过，四只灰鹤，听说还有白鹤、丹顶鹤、黑鹤呢。孩子明白过来，点点头说有。孩子顿了顿说，明年春天，鹤再来的时候，我电话告诉你。

来年春天，她去南方交流培训，回来的时候已是五月中旬。她忽然想起这个约定，在一个傍晚打通了表弟的电话。表弟说对不起，春天观鹤的时间错过了。并在电话上告诉她，碧山每年有两次观鹤的机会，一次是4月30日左右，一次是11月15日左右，鹤们会在丹江湿地停留休整10天左右。所以观赏鹤是个大概率事件，还要看机缘呢。

画家沉思了良久。她想到了一个词——稍纵即逝。一个人、一件事、一幅画作、一个美好的瞬间等等。她在画室的一张挂历上找出11月15日，做了一个记号。

想到深秋的时机，画家觉着日子遥远着呢。

她的日子按部就班，工作体面稳定，衣食无忧的日子真好，时间也真快。她本来一直惦记着，可真正到了添加棉衣的时候，11月15日已经悄悄滑过去两个礼拜了。不是因为她掉以轻心，马虎忘却，而是因为她做了一个阑尾手术，低热不退，当了两个礼拜的病号。

世间有多少计划好的事情能如愿以偿，她给自己宽心。

不过，她表弟在她出院后，发给她一组照片。她一眼就看出是碧山的湿地。这是一组鹤的照片，两只灰鹤，四只丹顶鹤，两只黑鹤。照片并不专业。表弟说是他爸爸拍的，专门给她的。

她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：在一片荷塘上，一只鹤正在徐徐降落。荷叶作背景，她看到那锐利的长喙和一双喜悦的眼睛。



商 洛 山

刊头摄影 商山行者
(总第2918期)

大山深处糍粑香

周 玮

从西安出发，走蓝田，过骊川，一出关中平原，群山就围拢过来了。翻过文公岭，山势骤然让开，一条窄谷铺在脚下。零零星星散着几块平坝，都种了洋芋。地边斜立着几间土屋，烟囱里冒出细细的柴烟，山风一扯，便散了。

这就是柞水九间房了。村里人打小就唱：“万青九间房，洋芋当主粮。要得生活来改善，洋芋捶得稀巴烂。”

唱的是这一带——山高地薄，麦子不收，稻子不长，连芭谷有时候都熟不了。日子就指着洋芋过。蒸了吃，煮了吃，炒了吃，顿顿离不了它。

可柞水人到底从洋芋里吃出了一样的东西——糍粑。

糍粑本是南方的吃食。三百年前，一群安徽人溯汉江而上，辗转遁入秦岭，被当地人唤作“下湖人”。来的时候包袱里没几件衣裳，但做糍粑的手艺带在身上。到了柞水，深山种不出糯米，只有满坡的洋芋。有人试着蒸熟洋芋，照着老家打糍粑的法子，搁在青石板上拿桦木槌砸。开头几槌下去，洋芋还是散的。再砸，黏了。砸上千百回，竟也拉得出丝来。糯米糍粑，就这样变成了洋芋糍粑。

我第一次见人打糍粑，是在柞水乡下一个小院里。核桃树下，青石窝旁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脱了褂子，脊背上汗津津的。他把蒸熟的洋芋在石窝里研开，再一槌一槌地砸，声音闷闷的，像远山在低语。我也抢着抡了几槌，歪歪斜斜的，糍粑没砸瓷实，胳膊倒酸了。老汉笑了笑，接过，又砸了起来。那团洋芋泥从松散变得绵密，渐渐泛起一层柔润的光。他用指头一戳，弹弹的，才算成了。老汉说：“我爷爷打糍粑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看，看了几十年，才抡得动这槌。”

他揪出一团白生生的糍粑，刀沾了水，切成小块，丢进滚水里一余。糍粑在沸汤中浮沉片刻，便捞入碗中，颤巍巍的，像凝住的脂膏。再浇上自家窝的酸菜汤，淋一勺油泼辣子，撒一把韭菜段和葱花，白的、黄的、红的、绿的，山间的颜色都盛在这一碗里了。夹一块送入口中，不用嚼，舌头轻轻一顶，糍粑便化开了，

绵、滑，带着一丝幽幽的洋芋甜。再吸一口汤，酸爽清冽。我连吃了两碗，筷子也不舍得放下。

洋芋本是淡物，经了这千百下锤打，淀粉活泛了，便生出一股黏韧劲来，什么味道都挂得住。酸菜汤的酸进去了，油泼辣子的辣进去了，韭菜葱花的辛香也进去了，各有各的味儿，又不抢不夺。袁枚说：“有味者使之出，无味者使之入。”这话倒是应在了这团糍粑上。

宋人林洪《山家清供》里记过一道“蓬糕”，采白蓬嫩者捣烂，和上米粉白糖，蒸出来雪白绵软，读来令人眼馋。到底是江南旧时风物，宋代以后便渐渐失传，我们也只能在书页间想见它的滋味。若林洪能走进秦岭深处的九间房，尝一碗糍粑，怕是要在自己的食谱里添上一笔了。

后来听说洋芋糍粑入选了省级非遗，终南山寨还把它做成了表演。我便去看了一回。古戏台前摆着一方青石板，两个汉子裸了臂，抡起木槌。前一声未绝，后一声又起，那沉闷的撞击，倒像是从秦岭肚子里滚过的雷，一声声，把山谷都敲得有了回声。旁边坐着个唱渔鼓的姑娘，一身深蓝偏襟衫，斜抱竹筒，指节在鼓面上轻盈地跳跃，那调子悠悠响起，似那雷声的余韵，又似山泉淌过石缝，一急一缓，恰好填了槌声的空隙。满堂的人都盯着那青石板，连呼吸也轻了。

唱到末了，汉子铲起一团新打好的糍粑，在众人跟前缓缓一拉，亮晶晶的丝扯出半尺来长，人群哗地鼓起掌来。那掌声落在秦岭的寂静里，四下山野更加空旷了。

仿佛又听见乡下小院里那沉沉的打糍粑声。日头落了，一家人围坐，一人端一碗糍粑。热气伴着暮色，在桌上慢慢腾着。贾平凹当年游柞水，留下“归来山泉里，柴门吃糍粑”。大约就是那样的光景了。

纵 横 古 今

丙午暑末，余受中国水利报社之邀，深入商洛调研水文化建设，踏遍洛惠渠旧址、丹江滨水廊道、张峪沟生态流域、二龙山水库与秦岭博物馆，一路观旧渠开山之壮举、看新城亲水之盛景、探沟域两山转化之新径、览秦岭山河文脉之厚重，触目皆水事，感怀尽诗情，遂成诸阙，辑为此集。

昔四十里梁堰苦旱，“吃水更比吃油难”，洛惠渠先辈凭自力更生之志，凿绝壁、穿危崖，廿一壮士以一身血肉换万顷良田，渠水汨汨，改写旱塬千年历史，是战天斗地的红色水利史诗。今丹江安澜，库坝调洪护佑城邑，九鱼公园城水相融，张峪沟以水土治理盘活生态产业，秦岭博物馆藏尽一山两河的自然人文根脉，见证治水、护水、活水、兴水的时代变迁。

一渠记初心，一河映民生，一沟显两山，一岳载文脉。集中长短句，或追念开山英雄，或描摹滨水新貌，或咏颂生态富民，或抒怀秦岭祖脉，皆为实地见闻、真情所寄。冀以浅词短句，留存商洛治水兴水的岁月印记，传递人水共生、山水赋能的发展新篇，供观赏存鉴。

洛惠渠咏怀二阙

(一)望海潮

万峰耸峙，洛川奔涌，当年砺臂山河。绝壁开渠，重峦透隧，士民共挽洪波。炮震老虎坡。仗钎锤铁镐，力破嵯峨。廿一英魂，血凝危石，润田禾。

而今碧野逶迤。看堰梁沃壤，烟舍婆娑。铁干凝金，芳畴拥翠，珠菽遍野阿。鸟迹攀文罗。把千秋水脉，谱入弦歌。从此天河倒注，岁岁丰年多。

(二)永遇乐

叠嶂宵横，洛川雷奔，梁堰枯苦。虎壁崩云，危岩穿隧，深壑连槽渡。千夫挥镐，百驱线损，廿一英魂归土。嗟两载、天河擎出，热血尽洒崖坞。

今来览望，畴纤铺翠，沃野烟村环护。玉浪萦田，金禾满陇，霄洞黎黎庶。凿痕犹在，丰碑长峙，不负开山良苦。凭栏处、清流浩浩，千秋昭古。

观秦岭博物馆二阙

(一)南乡子

一岳擒两河，祖脉巍巍镇八荒。千壑藏灵生万象，苍苍，洛水丹江润楚商。

古道阅沧桑，往事悠悠入画廊。绿水青山承盛世，汤汤，不负丹霞不负乡。

(二)沁园春

峻岭横空，祖脉擎天，泽被九州。望层峦叠翠，烟笼秦楚；丹江涌碧，润遍商州。万壑钟灵，奇峰毓秀，一脉青山护古今。登临处，览悠悠文脉，意骋千秋。

曾经驿路沉浮，载岁月沧桑去复游。忆先民垦域，披荆拓壤；前贤述史，挥翰凝遒。旧卷存痕，新锦焕彩，绿水青山入远谋。巍然立，守山河无恙，盛世长留。

破阵子·九鱼公园

雨润商州城阙，涛奔丹水遥川。九鱼静卧听澜语，一石涵光映碧天。轻岚耸栋前。

溪畔芳茵绿软，绮陌轻笼翠烟。九脉清流融上洛，两岸繁楼接远峦。人水共长安。

鹧鸪天·张峪沟

叠岭含烟翠黛柔，澄溪红石绕村流。千重林麓涵灵淑，万顷芳田育药畴。

蜂作伴，竹为楼，茅檐石径隐清幽。深耕沟陌兴乡邑，绿水青山满陇头。

南乡子·观二龙山水库汛期泄洪

烟锁翠峰柔，一镜澄波蓄碧流。骤雨连山腾巨浪，凭眸，雷瀑崩崖飞浊湫。

黄水涌城隈，滚滚丹江势未休。孽水从容平浪汛，长留，永护商山岁月悠。



《畚田词五首·其五》(漫画) 王阔 作

赴商洛调研水文化建 设 词 集

张智杰